



两河明珠 风骨临清

■ 玄志刚

情。临清的风骨中,最直观的物化,最为耀眼的底色,便是那“独占鳌头”的竞争风骨。

鳌头矶,这座明代的建筑,雄踞于运河与卫河交汇之处,形如巨鳌之首,意欲乘风破浪,直取魁元。它的名字,本身就是一句宣言,一种姿态。在古代科举体系中,“独占鳌头”意味着成为状元,成为天下第一。临清人以这样的建筑为自己命名,心志可见不凡。它不是谦逊的退让,而是自信的彰显,是面向南来北往的船只与客商,宣告着这座城市勇于争流、敢为人先的进取之心。

运河钞关,是竞争风骨在制度与经济层面的体现。作为明清时期全国八大钞关之一,临清钞关长期税收额居首位,被誉为“天下第一钞关”。这里不仅是财富流动的枢纽,更是规则与秩序的中心。管理如此庞大的商业流量,需要的是极高的智慧、严格的制度与清正的操守。钞关的兴衰,见证了临清商业文明的鼎盛与转型,也见证了临清人在宏大国家体系中,勇于承担责任、善于管理运营的卓越能力。这是一种建立在规则与诚信基础上的竞争风骨,它追求的不是巧取豪夺,而是在公平环境下的卓越与领先。

临清贡砖,将这种竞争风骨凝聚于物质与工匠精神之中。“临清贡砖,敲之有声,断之无孔”,这不仅是质量的极致,更是承诺的千金。从运河边精选的“莲花土”,历经“琼浆浸润”的滋养与“千锤百炼”的塑形,再到漫长的窑火淬炼,每一块运往京城的贡砖,都承载着临清工匠的荣誉与尊严。故宫、天坛、皇陵……北京最重要的建筑,其根基由临清砖石奠定。这何尝不是一种“竞争”?在无数窑口中,临清砖能“独占鳌头”,成为皇家御用,靠的正是那种精益求精、追求极致的工匠风骨。它无声地告诉世界:临清人要么不做,要做,就做到最好。

这种敢抢“鳌头”的精神,并未随漕运的衰落而湮灭。它已内化为临清的城市基因,在不同的时代,以不同的形式展现。它可能是改革开放初期,第一批的棉花“万元户”和“下海”个体户,也可能是今天在全球化市场中,将一个小轴承做到世界一流的企业家。

当集装箱取代了滑船,临清的竞争舞台已从区域性的黄金水道,拓展至“一带一路”的国际大通道。竞争的风骨,让临清这颗“两河明珠”,在新时代散发着主动融入全球、锐意开拓争先的光芒。它告诉我们,临清的历史,是一部从古代临清港的“漕运争先”到今日鲁西国际陆港的“开放争先”的奋斗史,是一部深植于血脉、永不落幕的开拓传奇。

神之柱:文武双全的精神风骨

一地之内,能同时孕育出季羡林先生“文”的极致与张自忠将军“武”的巅峰,就是两河文化的奇迹,就是顶天立地的精神风骨。

走进季羡林故居,仿佛能瞬间隔绝外界的喧嚣。这里没有叫卖和轰鸣,只有一种“板凳甘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一句空”的宁静。先生一生,贯通中西,融汇古今,在梵文、佛学等极其冷僻艰深的领域,开拓出崭新的学术疆土。他的“文”,不是吟风弄月的才情,而是“焚膏油以继晷,恒兀兀以穷年”的坚韧与求索。这是一种“清”到极致的风骨,先生清贫自守,清心寡欲,将全部的生命热忱投入到对学问的追求之中。他代表了临清文化中沉静、内省、追求精神超越的一面,是这座城市文化底蕴的深度与高度的象征。

走进张自忠纪念馆,弥漫着一种慷慨悲壮的浩然之气。将军以“我死则国生”的信念,亲临前线,浴血奋战,直至壮烈殉国。他的“武”,不是匹夫之勇,而是“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,海不清,石不烂,决不半点改变”的忠诚与担当。这是一种“临”到极致的风骨,是血肉之躯铸就的民族之魂。他代表了临清风骨中刚烈、忠勇、敢于牺牲的一面,是这座城市精神气节的强度与硬度的彰显。

一文一武,一静一动,一内敛一外放,看似两极,却在“风骨”二字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。他们都展现了对自己信念与职责的极致坚守,都达到了人格与事业的顶峰。季羡林的“文”,需要面对寂寞的勇气,这是一种内心的战场;张自忠的“武”,需要驾驭智慧的大脑,这是一种外在的学问。他们的

精神,共同撑起了临清精神的天空。

文能提笔安天下,武能上马定乾坤。“文”至国学泰斗,“武”至民族英雄,一地孕育两种极致人格,这是“文武双全”的格局。这里的商人,既有精于计算的商业头脑,也有重诺守信的江湖义气;这里的工匠,既有钻研技术的耐心,也有攻坚克难的魄力。在临清,你很难用一种单一的标签去定义这里的人,因为他们骨子里就流淌着这种兼容并蓄、刚柔相济的文化血液。

业之精:锦绣天下的产业风骨

临清的风骨,并非悬在空中的楼阁,而是深深植根于其生生不息的产业脉搏之中,凝结为一种“锦绣天下”的产业风骨。

“锦绣”二字,在临清有着跨越时空的双重含义。古意,是临清作为北方重要纺织中心的辉煌,这里的织女,用灵巧的双手,将千万丝线织成华美的绸缎,“东南织纴,西北裘褐,皆萃于此”,那是手工业时代的“锦绣”,是精致、华美与技艺的体现。今意,赋予了“锦绣”更具时代感的内涵,是临清现代两大支柱产业——轴承与纺织的延续与升级。

小小的轴承,能转动世界。这听起来像是一句豪言壮语,但在临清,这是实实在在的产业现实。轴承,是工业的“关节”,看似微小,对精度要求却极高,关乎整个机械系统的运转效能。临清的轴承产业,从无到有,从小到大,凭借的正是那种“于细微处见真章”的执着与专注。这无疑是古代工匠精神在现代的传承。它要求从业者心无旁骛,对每一道工序、每一个参数都精益求精。这种精神,与烧制贡砖时对焦火、土质的极致要求,何其相似!这是一种沉默的、坚韧的、追求内在卓越的行业风骨。

纺织产业,在新的时代续写着“锦绣”篇章。从古老的织机到现代化的智能纺纱车间,变的是技术与效率,不变的是对“经纬”的掌控。一根根纱线,如同历史的纤维,将临清的去与现在紧密编织在一起。它让临清的“锦绣”之名,从丝绸的柔美,延伸到工业用布的坚韧、家居纺织的舒适,展现出强大的产业生命力。临清三和纺织集团自主研发的“冰丝褶皱”工艺,将云贵千年蜡染技艺与国际时尚完美融合,产品畅销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,以产业为桥梁搭建起中非文明对话的彩虹。

产业风骨,是临清将精神气质转化为物质创造的生动体现。它既有运河文明的“智”,善于抓住机遇,精于技术与管理;又有黄河文明的“仁”,脚踏实地,注重根基与积累。在这里,你能感受到一种令人安心的扎实感:一座城市,既能仰望星空,诞生季羡林那样的学术泰斗;也能脚踏实地,用一个个精密的轴承和一卷卷优质的纱线,默默地支撑着中国工业的庞大体系。

“锦绣天下”,不再仅仅是一个关于美丽的比喻,更是一个关于力量、精度与连接的承诺。它宣告着,临清的风骨,是可以触摸的,是可以使用的,是真正能够“转动世界”、装点生活的。

生之初:烟火人间的生活风骨

临清人的清晨,是从托板豆腐的茴香开始的。河边的早市人声鼎沸,古街巷里的小吃品类之丰富、特色之鲜明、价格之亲民,无不让人津津乐道,流连忘返。“早点,来临清”,是唤醒人们的第一声问候;“中国早餐之都”,是一座用早餐定义一天的城市的最美称号。什香面,看似寻常,却用料扎实,制作讲究,体现了临清人一种朴素的生活哲学:即便是一蔬一饭,也绝不将就,要活出滋味与格调。这种对生活本味的极致追求,本身就是一种温柔而坚定的风骨。

彭祖的养生、伊尹的烹制、桑黄的古方,让临清的饮食文化从“好吃”跃升至“养生”与“有道”。“清”是初性的底色,临清饮食把清淡、清新、清雅做到了极致,契合了运河之“清”的品格,不靠厚重调料刺激,以食材本味相融,文火慢炖,逼出精华,恰如人的生活态度,不追求浓烈张扬,在平淡悠长中积蓄力量,在默默守候中等待醇厚。“养”是初性的内核,临清汤有上百道之多,百样选料,百种烹调,百样滋补,百种味道,是“药食同源”的古老智慧,通过一碗汤,将养生融入日常,这是对天地敬畏,对生命的珍重,是“内圣外王”“天人合一”的智慧,温暖的是胃,安定

的是心,积蓄的是应对世间万物的能量。“汤”是初性的形态,至柔至初,能容百味,能穿金石,无论是寻常蔬菜还是珍贵药膳,都可融入一汤,“来到临清不喝汤,枉来临清走一趟”,这句质朴的追问里,藏着的正是临清汤的舌尖风骨,它不仅是味道的记忆,更是一种如何“坚韧地生活”的答案:在一碗汤的耐心熬制中,懂得等待与积累;在一碗汤的温热滋养中,学会关爱自我与家人;在一碗汤的慷慨分享中,践行最热情的待客之道。

在京腔京韵的版图上,临清是一个独特的坐标。运河带来了徽班,也滋养了临清人“痴迷京剧”的独特基因。这“京剧生活”并非高高在上的艺术欣赏,而是彻底融入市井的全民狂欢。公园里,票友们一把胡琴,便可开场,字正腔圆,神情投入;剧院内,名角登场,满堂喝彩,声振屋瓦。普通的一个店员、一位教师,都可能是舞台上光芒四射的“名票”。繁忙之外,为自己开辟一方纯粹的精神乐园,这深入骨髓的热爱,用唱腔抒发胸臆,用角色体验百态,用艺术平衡现实。这,便是临清风骨中那动人的肺腑,一种烟火人间的坚守艺术,一个精神高地的生命初性。它不是逃避,是升华;不是消遣,是修行。当有千万个这样的个体,便谱写出了“风骨之城”最深沉、最绵长的人文韵致。临清的生活风骨,是托板豆腐的质朴,是百汤滋养的绵长,是皮黄腔韵的沉醉,是精灵狮猫的风采。

临清狮猫,并非娇弱的宠儿,而是这座城市生活美学的最佳象征。它踱步于千年古砖之上,安卧于百姓家的窗棂之间,一身华美的长毛如雪,一双异色的瞳仁深藏着晨昏。狮猫优雅,是一种历经淬炼后呈现的从容与华美。它与“富甲齐郡”的临清一样,见过大世面,享过极致繁华,却在时代变迁后,将那份骨子里的高贵内化为日常的安然。它静,可于午后暖阳中凝神半晌,是沉得下心的定力;它动,可于月下墙头轻盈矫捷,是抓得住时的灵动。这份“静可观、动可御”的姿态,正是生命初性最生动的写照,既有平凡的静气,又有生活的底气。

风骨,不仅镌刻于历史的丰碑,闪耀于精神的星空,锻造于产业的筋骨,它更流淌在每日的炊烟里,萦绕在寻常巷陌中。在临清,风骨是一种可感、可品、可生活的气息,弥漫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,沉淀为一种生命初性。

这就是“风骨临清”,风骨是宏大的,也是市井的,不高高在上,不拒人千里。它体现在一碗地道的托板豆腐的实在里,体现在对一砖一瓦的深情守护里,体现在多民族交融的祥和画卷里。它源于“临”的开放,拥有大河奔流的万千气象,不惧细流,不惧风波。它成于“清”的坚守,在历史的沉淀与时代的激荡中,始终守护着那份精神的澄澈与本心的纯粹。

这就是“风骨临清”,在昨天,是钞票鼎盛时的商业诚信,是贡砖出窑时的质量誓言,是季羡林书斋里的孤灯,是张自忠战场上的怒吼;在今天,是轴承转动全球的精密,是纱线编织未来的韧性,是古城保护中的文化自觉,是新城建设中的产业雄心。

这就是“风骨临清”,吸引的不仅是世界各地的观光客,更是那些追寻文化深度、敬佩企业家精神、向往高品质生活的探访者与建设者。他们来临清,是为了感受一种“中国式风骨生活”的样本,一种既有历史厚重感,又充满现代活力;既能安顿心灵,又能激励创造的生活。

这就是“风骨临清”,身躯由两河交汇的地理奇迹所塑造,灵魂由千年淬炼的人文风骨所充盈。它告诉我们,真正的强大,不是表面的喧嚣,而是内心的澄明与坚定;真正的辉煌,不是一时的闪耀,而是穿越时空、历久弥新的风骨传承。

来临清吧,感受这座风骨之城。在鳌头矶前,激发敢为人先的豪情;在季羡林故居,沉淀治学修身的静气;在张自忠纪念馆,砥砺家国天下的担当;在现代化的工厂里,见证精益求精的执着。“风骨”二字,不再是书本上抽象的概念,而是可感、可触、可生活在其中的一座城的温度与气象。

从东阿县城一路向南,拐一个小小的直角弯,就到了解庄。

正是白露节气,遇到一个好秋天。好的秋天不清瘦,有光影的对比,树木的叶子有色彩的渐变,层次足够丰富,也足够分明;有气味的饱满,空气里混着玉米秆的清甜和泥土的湿润,草木清香幽幽散开,嗅觉瞬间被唤醒;有山水画一般的韵致,绿色的原野一望无垠地铺展,菜园、小河、树木、昆虫……一笔画抹上简单的颜色,又大部分留白,在视觉层面留下无数的想象空间,有着恬淡的温暖。

在解庄村子里转一转走一走,随处可见核桃树、石榴树、枣树,果实累累,任意伸出墙来;火红的凌霄花,金黄的丝瓜花,在白色的院墙上蜿蜒,垂成一束束花海。解庄不大,却到处干净敞亮,秋色已将它装订成册;村居为封面,墙绘作插图,街道为装订线,家家户户的故事是书的内容。它不张扬,不喧哗,就像熬胶的文火,慢慢地煨着,煨出了时光的味道。在这里,你能感受到一种从容,一种淡定,一种历经岁月沉淀后的宁静与安然。

“天青色等烟雨,而我在解庄等你”,这个距离东阿县城不到十公里的村庄,原本如同鲁西北平原上无数个普通的村子一样,守着四季更迭静静生活。直到今年春天,两幅巨大的哪吒墙绘让解庄突然走到了聚光灯下。

墙上的哪吒,恣意,傲娇,带有一点点任性,还有一点儿嚣张。这个踩着风火轮的少年瞪着一双巨大的黑眼睛,红色混天绫在鲁西北平原的秋风里飘成一道红云。哪吒没有经历过劳作,不像人类一样躬耕田野,随时可以像谷穗一样卑微地弯下身。他更像人类的童年,活得自由率性,既混沌又清澈,让一个成年人暗生惭愧。神话是让人做梦的,这个爱闹祸的小子,我静静地和他对视,一眼之间他便仿佛看穿了我,看穿了我们。

村民说,最热闹时村里蜜蜂拥而上万人看哪吒,外地游客纷纷到哪吒墙绘打卡,村子里甚至摆上流水席,招待远方的客人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哪吒那不受束缚的灵魂,吸引了众人的目光,也不知道是不是人们想这儿重新拾起丢掉的童真。

从自己居住的地方到别人的村庄来,摩肩接踵、熙熙攘攘,这种魔幻的场景不禁让我想起熊培云所说,故乡正在成为他乡,他乡正在成为故乡,故乡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,它还包括一切可以安顿人灵魂的东西。细细想来,故乡又何尝不是每个人心中的白月光,回又回不去,忘又忘不掉。故乡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只属于儿童和老人,抚慰孩子的童年,安顿老人的余生,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向城市,奔向他人的故乡,把城市变成一个更大的村庄,却离桑梓之地越来越远。

在解庄,我见到了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——解鸿飞,一只鸿雁选择逆流而归,飞回自己的故乡。“鸿飞那复计东西”,本来他创业有成,已在城市扎根,却放不下对家乡的牵挂,投入乡村振兴的洪流。如今,这个充满活力的掌舵人正带领这个村庄,尝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,他带领村民搞哪吒、兴产业,建垂钓园、养殖基地,甚至还计划办一场村超。

“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,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”,哪吒墙画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在寻找自我表达的新方式,在留住乡愁的同时拥抱变化,这又何尝不是“鸿飞遗泽”?村里百姓怕他辞任,唯恐离去——不是无处可去,而是希望他留下,莫归隐于远方,莫让他乡成故乡。有这样的解庄,一个村子才有了希望。

我们一行人在村里慢慢地走着,聊着天,说些村庄里的事情,忽然想到,没有什么比这在大地上更幸福的事了,尤其还是这样一个秋天的中午,霜雪还没有到来,玉米还没有收割,秋月梨即将成熟,果园里的走地鸡也欢快地在树下嬉戏,人们期待着不久后的收成。这么干净的秋天,这么细碎而静静流淌的时间,似乎故乡就在身边。

离开解庄时,太阳正照在哪吒墙绘上,给哪吒的混天绫镀上一层金边,这个来自神话的少年,意外成了乡土中国的隐喻——既要挣脱宿命的束缚,又要守住内心的元初。或许所有的乡村都处在这样的撕裂与重生中,既要踩着风火轮奔向未来,又要记得来时的路。坐在回去的车上,一点点看着哪吒远去,但我知道,当明天太阳升起,又会有人穿过田野来看他,就像我们永远需要穿过现实去寻找神话,穿过变迁去守护故乡。

解庄手记

■ 李明芳